

老杨图说

在茶馆里读书

□杨轻抒

知味



留娘糕

□文/图 莫小红

“今年是闰年，给阿姨做一个留娘糕吧，我已经买好了模具。”擅做花样馒头的玮对我说。

留娘糕？还是第一次听说呢。“度娘”说，“留娘糕”又叫“闰月糕”，我国民间自古以来就流传着“闰月年，留娘年”的说法。话说闰年多一个月，对母亲的健康不利，儿女为讨母亲高兴而做的花糕，有祈祷母亲健康平安的意思。凭着这样的好口彩，留娘糕是一定要做的。

于是在农历闰二月开始的前一个周末，专门去玮家做留娘糕。

玮早就准备好了面粉、植物染色粉，还用蒸南瓜打了浆。

“你说，我做。”我对玮说。这糕一定是要自己动手的。

照玮的方法，按比例配好水、粉，加进酵母、糖，便开始和面。水是定量的，粉也是定量的，中途不再加水，也不再添粉。小心的将松散的面粉往水里调，开始时的面粉并不乖，不听招呼，你得用手轻轻地搅过它们，使它们跟水亲和，视情况下力气揉，或轻或重。经过无数次的聚拢、碰撞、揉搓，水粉交融在一起，由硬逐渐变得软和、圆融了。

将揉好的面团按需要分成几团，分别加入蝶豆花粉、仙人球果粉、菠菜粉、南瓜浆，裹、按、揉、搓，一个个被赋予颜色的水光面团便在手中成型。

和面既是体力活，也是技术活，面团要揉光滑也是需要技术的，须得一只手按面团，一只手把面团的边缘一边转动一边往中间裹着按揉。转动着酸了的胳膊，捶着酸了的腰，看着光滑的面团，想着它们的形成过程，忽然觉得像极了人生。岁月将人的个性揉得圆了棱角，再赋予颜色，就丰富了。我想起了母亲的故事。

母亲在家是老大，有着老大特有的担当和使命感。被宠大的父亲是老么，是独子，身上不免带着些坏习气。

“还好，本质不坏，可塑性强。”母亲说。

爸爸读书虽只到高小，但是爱书爱茶爱看戏，上下五千年的事知道得不少，不乏风趣和幽默感。婚后的磨合期中，他们吵过、闹过，如婚姻内的诸多女人一样，母亲也曾有过离婚的念头。可外公是一个守旧又暴躁的人，母亲第一次回娘家诉苦，就被外公骂回了婆家，离婚呀，提都别提。

寻求娘家人撑腰的路是走不通的，而日子还得过下去。母亲尝试着改变自己的心态和处理问题的方法，她再也不针尖对麦芒，像教自己的学生一样，试着接纳问题、明理导行、换位思考，以温柔去感化父亲，“就是一块石头我也要试着捂热乎。”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在爱的加持下，并不是顽固不化的父亲渐渐发生着变化，日子开始散发馨香。几十年来，母亲以她的善良和智慧让家庭和睦，也感染着身边的人。

保鲜膜下的面团醒好了，蓬松松的，再将面团挤压、揉搓，就像挤去生活中的不和谐，揉圆生活的月。

拿一块绿色的面团，用擀面杖轻轻擀成厚2厘米、直径26厘米的圆盘，将周围的边剪开一个个小口子，三个一捏合，留娘糕的第一层底盘就做成了。将13个用面皮裹成的红枣在绿色底盘上围成圈，13个红枣代表13个月，吃掉它们，就相当于吃掉了母亲身上所有的不如意。再做一个同样大的黄色底盘放在红枣上，中间用模子印上一个“福”字，用字模刻出“留娘糕”三个字放在上边缘。用花模刻出颜色、大小不同的花朵，用尖头锥将花朵嵌在一起，放在盘的周围，一个留娘糕就做成了。

玮说，再做几个福袋吧，糖馅儿的，祝阿姨福气满满、生活甜甜。好啊，说做就做，将剩下的面粉团、擀平、加馅儿、捏合，再搓条、压花做装饰，上锅蒸熟。

源于糕为母亲而做吧，每一次的揉、压、碾、捏、贴，都会想起母亲，她的辛苦、勇敢与执着。2010年以来，母亲做过两次大手术，她都顽强的毅力和乐观的心态挺过来了，被医生称为奇迹。我为母亲而歌，为母亲祝福。看着桌上蒸好的留娘糕，看着那些精美的花朵，我仿佛看到了母亲灿烂的笑容。

就读书而言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习惯，比如还固执地喜欢纸质书的人，不用看就知道是60、70后，80后大概介于纸质与电子书之间，再之后，占多数的应该就是电子书了。

一般来说，一个人的习惯跟小时候的经验有关。就像有人经常说什么“妈妈的的味道”，那不过就是小时候经常或者只能尝到那种味道罢了。味觉是有记忆的，就像人的认知是受记忆影响的，有人感慨，自己歌之颂之的美好故乡，原来并不是眼前的风物，只是童年的印象而已。

这倒也没什么，怕的是老拿小时候的经验指导自己成人的世界。还是那个“妈妈的的味道”——都活了几十年了，还觉得天下无美食，觉得世上的美味只有“妈妈的的味道”一种，到哪都要想把别人的美食变成自己“妈妈的的味道”。

事实上，当初妈妈给自己吃的，不过是老油炸过的一根麻花而已。

迷恋读纸质书也是如此，不过是小时候读的就是纸质书而已。虽然也明知自己是扯了时代的后腿，却还是无力自拔，其行为，跟坚信“妈妈的的味道”是世上最好的味道的人相比，半斤八两。

事实上，纸质书已经不好卖了。某音上打折卖书的比比皆是，按玩笑话说，有的还打得“骨折”——比如一本《乌合之众》，

9.9元还包邮。而多数都五折六折。

当然，某音上的好书也不多——除了传统的《三国演义》《红楼梦》之类的新版老书，更多是鸡汤类、职场类的书。那些书对于年轻人有什么用我不知道，对于一个有着几十年人生经验的人来说，确实没什么意思——活了半辈子，哪里还需要别人的虚假安慰？哪里还需要在不算多的职场时间里跟人斗小心机？

现在的麻烦是，读书早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，就像一些人迷恋“妈妈的味道”，但是要找到好书，也实在要靠运气。在某音上也买过几次书，下单，是因为博主推荐得热血沸腾，甚至保证某书马上就要绝版了，但事实上呢？那些书的水平，远没有宣传的那么高——一个没有什么才华的人，翻了一堆资料，一脸淡定满面木讷地堆了几十万字，如此而已。

书店的情形也差不多，大多数书店里都以工具书为主，之外就是连瞟一眼都费劲又必须得摆那儿装门面的玩意儿。

当然，运气也不是绝对没有，想起有一次在成都，中午无处可去，宽窄巷子口子上有一家小书店，里边的书明显跟我经常见到的不一样，捞起一本介绍台湾摄影家的书，文字功底扎实，史学底子深厚，设计也非常有学养感，翻两页，沮丧的心情一下就好了。只是书的字号太小，又没戴眼镜，坐

在旁边的茶馆里，一边翻书一边落泪，那场景，估计别人看见了，会以为我在装疯。

另一次意外，是偶然进到高槐旌城上书房，发现里边颇有几本不错的书，那一刻着实惊了一下。

当然，那些书都很新，应该基本没什么人借阅。

这些年能买到好书的几率不高，远不如前些年，回头一想，自己原来那些书还真成了宝贝。

虽然如此，每回一下完单，就忍不住时不时要去查看一下物流，看看书送到哪里了，那心情像极了民歌里那些盼哥哥想妹妹的恋爱。终于等到快递小哥电话打来，说书到了，跑去取，拆开包装，一翻，发现这是本好书，心里又要激动一番，甚至觉得不能随随便便就把它读完了，真得找个风和日丽的日子，泡一杯茶，头顶有鲜花盛开，身边有百鸟和鸣，翻上一页，心有朝圣之感。

这当然是玩笑——坝坝茶馆哪来的百鸟和鸣？有的只是旁边人的家长里短和指点世界格局的哄哄牛皮。

不过，这场景又显得有些格格不入——环顾一下，全场只有我自己抱本纸质书。

别人看在眼里，大概会想，那娃不是在装神弄鬼吧？

紫藤花开

□周建华

办公室旁边的角落里，有一株紫藤，是去年移栽的。

刚移栽的紫藤是一根大藤蔓，弯弯扭扭的，大藤蔓纠缠着几根小藤蔓，也是弯弯扭扭的。紫藤的扭曲，让我想起《病梅馆记》里的“以曲为美，直则无姿”。但很显然，紫藤不似病梅那般被人称为“锄其直”，紫藤的扭曲是一种力量。依靠这种力量，紫藤一扭一扭攀上房檐，把最稚嫩细柔的部分伸过房顶，伸向天空。

去年冬天，我驻足藤下。说是藤下，并不准确，因为蔓条细弱稀疏，远不能将我笼罩其下。紫藤的叶子凋落殆尽，藤干粗糙，还有些疙疙瘩瘩，若不是几根细枝高高窜出，显得昂扬挺拔，仿佛便是一根枯藤。我很担心枯藤的命运，虽然，其命运不足以让我如马致远那样感叹“断肠人在天涯”，但若是某一天紫藤变成了“枯藤”，亦免不了伤感。

对紫藤的情怀，源于我在学校工作时。我曾经工作过的小学，操场边有一排紫藤，是三十年前老校长栽的。那时候校园很小，老校长说，紫藤好，栽在围墙边，只顺着墙爬，不占地方。那几年，春天一到，围墙便成了孩子们的乐园，他们围着紫藤，如叽叽喳喳的小鸟。孩子们惊奇于柔软的新蔓能够翘立墙头，惊奇于小小的紫藤花能够挂成串，也惊奇于花朵能有如此美丽的紫色。后来，紫藤长大了些，枝叶越来越茂盛，把围墙铺得满满当当，墙头也压得严严实实。在学校重建的时候，有人担心围墙承受不住，提议将紫藤铲除；也有人反对，说紫藤长成现在的样子不容易，十来年的光景，说铲就铲，太可惜了。最后，新任的校长一锤定音，说紫藤是学校的历史，于是就被保留了下来。新校长让人在围墙边搭了一排架子，将紫藤一根根引到架子上，又在架下修了阶梯，说等紫藤开花了，孩子们坐在阶梯上读书，那便是校园最美的风景，新校长还把那一排架子命名为紫藤长廊。

记忆里，紫藤入春后开始发芽，新蔓也开始生长。新蔓长得很快，几乎是一天一个样。刚长出来的蔓呈鹅黄色，嫩得如婴儿的小手指。新蔓不管东西南北，带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，拼命在长廊里乱拱。我想把那些随意乱长的蔓条剪掉，新校长说，刚刚发芽的生命，你舍得剪？还是“纵之顺之”的好，引一下，它自然就长到该长的地方去了。这是实话，只引了几年，长廊便被铺得密不透风。大太阳的天气，紫藤下最是凉爽宜人，也是孩子们最爱去长廊的时候。他们坐在阶梯上，用一双双清亮的目光，追逐从紫藤缝里漏出来的斑驳光影，其乐无穷。

长廊最美的时光，自然是紫藤花开的时节。长成的主藤又粗又长，孕育的花朵又多又大，一大串一大串地挂起，长廊里便到处是深深浅浅的紫色。微风一吹，滴里嘟噜的花串便如摇曳的风铃，侧耳聆听，似乎风里都是紫色的声音。有人说，紫色是高贵的颜色。过去，皇帝把自己住的地方叫紫禁城，老百姓赞美祥瑞便说紫气东来，大略是有这意思的。一所小学自然比不得紫禁城，学校好不好也不会因为紫气东来，但那时候，学校在孩子们心目中，确实是火红大紫的。那些从紫藤下走出去的孩子，似乎也自然而然带着一股优雅之气。

紫藤一年比一年好，学校也一年比一年好。离开学校后，有人问我，最留恋那里什么？或许是留恋的太多，抑或是无所留恋，我竟一时语塞。直到有一年春天，偶然回学校，正在改建的校园变化很大，一栋教学楼拆了、阶梯教室改了，连大门也是临时的，但操场边的紫藤长廊还在。紫藤花已经开了，大多还是花苞，一串串挂起来，虽还未“绿蔓秣阴紫袖底”，却已经“藤花无次第，万朵一时开”。

今年的春天来得早，立春不久，办公室旁边那株紫藤便绿了起来，绿得不知不觉，甚至未让我感觉到嫩叶的鹅黄。忽一日，偶然向角落一瞥，一缕紫色如惊鸿，竟然是绽开的紫藤花。花不算多，只几串而已，却开得云烟缱绻。阳光从楼缝追下来，轻柔地拥抱着花串，那花便如紫石英般亮亮的，晶莹剔透。

我有些欣慰，那一根枯藤终究是生机盎然了。有一种感觉，紫藤长廊里的那些紫藤，也应该开花了。



杨轻抒 摄

生活志

藏在山间的森林竹海

□万晓英

周日，如约来到绵竹九龙。

从德阳到绵竹九龙，一个半小时的车程。到达目的地，方姐、雄哥，还有其他朋友，都已经早早来了。刚下车，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，我深吸着这种久违的乡村气息。

我和芳芳在四周参观，一簇簇的樱花树格外吸引眼球，满树的樱花迎风招展，有已经开繁了的小花，还有部分花骨朵，不管是开的还是没开的，挂在树上，增添了不少动人的景致。站在树下，一阵微风吹来，片片樱花落在我们身上、脸上，好像在欢迎我们的到来。

走进山里，我没有想到，在绵竹九龙，还有这么一个地方，一处原生态的诗画之源。清幽静谧的十里竹林，一片片，一簇簇，碧生生，绿油油，浓荫匝地，黛云遮日。朋友说，这个郊游圣地，叫“柴月麓山”。

我们一群人走在浸透着原始古韵、布满清幽的石径上，漫步在幽静的竹林里，一路上，青翠绿秀的竹子连绵而至，大的、小的、高的、直的，带着季节的馥郁，饱含麓山的情怀，时不时看见青翠的竹林间冒出几头嫩嫩的竹笋，顺着山涧潺潺溪流的走向，听着阵阵鸟语，凉爽的春风吹动每个人的心田，打动着我们这一群已是不能

的中年人。

一路上，还看见好多不知名的树木和野草，我问同行的小王，他一会给我说这是云南松，一会说这是红杉树，一会说某种草的功效……我惊叹于他的认知，一直夸赞他，他却有点腼腆地说，只是生活在这里，知道多一些罢了。小王说，还是党的政策好，之前他们住在周家山，交通不是很方便，“5·12”特大地震后，土房子倒了，不能住了，他们就统一搬迁到了土门镇上，后来，自己亲手修葺了一楼一底。

沿着一块一块的石板路，进入到竹海的平坦之地，一种凉爽入身心。这里海拔1100米，温差不是很大，越进入竹海深处，这里的幽境就越深。不时看见有亭子，有秋千。我坐在秋千上，朋友推着我，我叫朋友高一点，再高一点，文静的芳芳也坐了上去，我们开心地笑着，此时的我们好像又回到了儿时。

随心漫步于幽静的林间小径，四周是肆意生长出来的绿，我在想，如果是酷暑当头，走在其中也不会觉得炎热。十里竹海，青翠欲滴，静谧而深邃，宁静而悠远，林木葱茏，风景如画，听虫鸣鸟啼，置身其中别有一番番静幽之感。风轻轻地拂过我们面颊，时间在山水中流淌，和亲人、朋友在

竹林中漫步是一种享受，一种放松，一种自我的追逐。

网红天梯是这个景区最出名，最漂亮的地方。800米直达山顶的观景钢梯，穿梭在密密竹林，被枫叶和紫薇树包裹，一步一景，纵览群山。朋友说，刚建成时，各地的人们纷纷慕名而来攀爬，挑战极限，战胜自我。故又叫浪漫天梯。

沿着天梯拾级而上，眼前的景色也越来越开阔，漫山遍野的绿色植被，炊烟袅袅的乡间田野，连绵悠远的群山脊梁一览无余，广袤无垠的美景尽收眼底。

旁边有不少成片的树木，看树叶，我知道这是枫树。我想，到了四五月间和深秋时节，这时红枫正盛，火红的景象，与沿途遮不住的绿意相互映衬，将夏日的火红、春日的绿意与秋日的凉爽和风共生，一定别具一格。

我惊叹这处十里竹林的浪漫，这座藏在山间的森林竹海，我有一种置身原始丛林的感觉。这是一种景象，更是一种神奇。在这里，一年四季都有一种景致，夏赏紫薇，秋赏红叶，春赏樱花，冬赏雪花。或许，只有麓山才有这样的神奇，才有这样的境界。如果可以，真想在这里惬意快乐地生活一段时间。